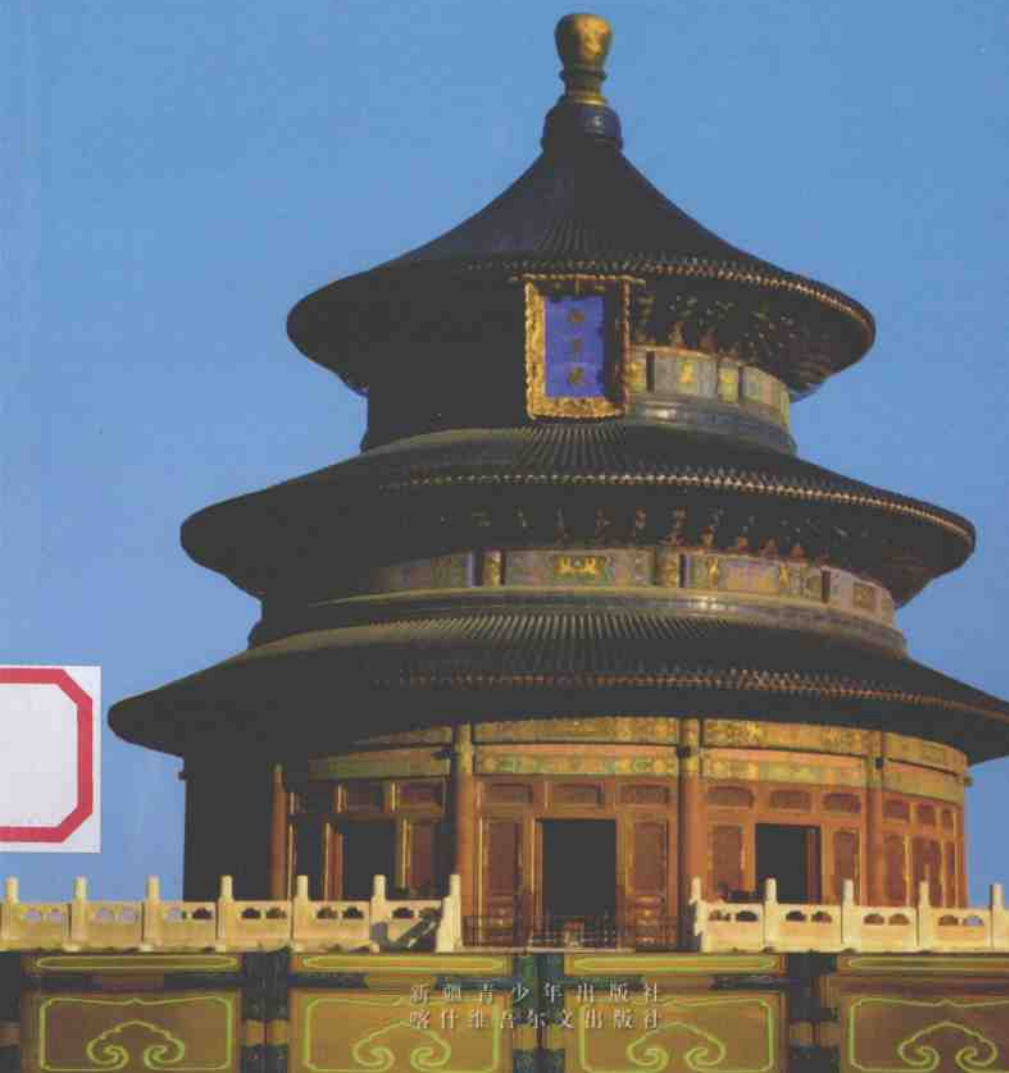


Wen Shi Feng Jing Xian

# 文史风景线

## 明世宗朱厚熜(上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C49  
27  
:1

# 文史风景线

## 明世宗朱厚熜(上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风景线 / 王卫国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 乌鲁木齐:  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12  
ISBN 7-5373-1465-9

I. 文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文学—通俗读物 ②历史—通俗读物  
IV. ①I-49②K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60578 号

# 文史风景线

## 明世宗朱厚熜(上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---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 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1600 字数:3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---

ISBN 7-5373-1465-9 总定价:3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# 前 言

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思想”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

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,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;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;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,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,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,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,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入居大位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| 大礼之争 ..... | 35  |
| 第三章 | 嘉靖新政 ..... | 90  |
| 第四章 | 新政转轨 ..... | 165 |

## 第一章 人居大位

明朝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八月初十，湖广安陆（今湖北钟祥县）兴王府内笼罩着喜气洋洋的气氛，兴王朱佑杭的第二子朱厚熜降生了。这使已过“而立”之年的朱佑杭欣喜万状。七年前，他曾有过一个儿子，但出生后五天即夭折了，为此他与王妃蒋氏悲恸欲绝。此后，他接连有了两个女儿：长女生于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四岁时病死；

次女生于弘治十六年（1503年）。儿子迟迟不来，使兴王夫妇焦虑不安。现在，七年的盼望终于有了结果，儿子降生了，王位有了继承人。不过，兴王当时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个儿子日后竟然南面称尊，成为明朝皇帝。而已在九泉之下的他，也因此被迫封为皇帝，入祀太庙，死后享有至尊的荣耀。

既然日后贵为天子，于是朱厚熜的降生也就照例被封建史家蒙上了神灵的光圈，“诞圣（指朱厚熜）之日，宫中红光烛天，远近惊异。其年黄河清，庆云见于翼轸者，楚分也。盖识者已知为受命之符矣。”当然这完全是附会之说，不足为据。不过，关于朱厚熜的降生还有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传说值得注意。当地玄妙观有个纯一道士与兴王交往甚密。朱厚熜出生的那天中午，兴王有些困倦，便凭几打盹。朦胧之中似乎看见纯一道人入宫，忙睁开眼问左右：“纯一来此乎？”其实是南柯一梦。恰恰此时，宫人来报世子降生。兴王素信道教，便认定世子是纯一道人给“点化”来的。这个传说反映出朱厚熜与道教的不解之缘。



是明宪宗第四子，其母为贵妃邵氏。宪宗朱见深共有 14 子。皇长子，皇次子均未成年而死。皇三子朱佑樘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 年）九月继皇帝位。同年，12 岁的朱佑樘被封为兴王。弘治五年（1492 年）成婚，王妃为蒋氏。弘治七年（1494 年），他从北京来到封国——湖广安陆州，从此开始了在江汉平原的生活。

鉴于历史教训，明代中叶，朝廷对藩王的防范之网越收越紧。藩王们分封在全国各地，却仅有小小的一圈王府，并不具有对当地土地的管辖权。他们虽名称“郑王”、“代王”等王号，但不许有任何干涉地方事务的举动。这便是所谓“分封而不赐土，列爵而不临民，食禄而不治事”，致使这些金枝玉叶、皇子皇孙“徒拥虚名，坐糜厚禄”。藩王及其后裔多受过良好教育，又不准参加科举，不许入政府做官。有才略智勇而无法施展，贤德之士不免老死于富贵乡，狂妄之辈则密谋反叛，为祸一方。明代中叶的藩王叛乱，都多少有着这方面的因素。

藩王谋反更增加了朝廷的不放心，越到后来，禁网越密。各地方抚按衙门都有监视王府举动之职责，就连王府中人要出城扫墓，也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。至于藩

王之间想串串门，走动一下，更为律条所严禁。

身为亲王，朱佑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，“岁禄万石，府置官属。冕服车旗邸第，下天子一等。公侯大臣伏而拜谒，无敢钧礼。”但行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，“分封而不锡土，列爵而不临民，食禄而不治事。”甚至出城也得上疏请假，不获批准，不许出城池一步。这也就使朱佑杭过着豪华富贵而又无所事事的生活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朱佑杭没有像许多宗室贵族那样恣意享乐，胡作非为，而是较能约束自己。距王府不远处有座小山，是古阳春台旧址。兴王曾与王府官员登台远望，山川壮丽，触景生情，遂作《阳春台赋》。赋曰：“盘游弗制，基祸贻兮，居今鉴古，勉辅翊兮。”勉励自己节制游乐，用心辅佐王朝。他好读书，“喜以文事自娱”，凡经史子集诸类书籍，无不涉猎其间，对医书也颇有兴趣。著述有《恩纪诗集》、《含春堂集》等。朱佑杭还经常出银出粮抚恤和救济灾民，博得乐施行善的名声。尽管如此，远离京师，整日在王府的小圈子里转悠，无所事事，仍使他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郁闷和无聊。当地盛行道教，朱佑杭因之崇信了道教，和玄妙观纯一道士过从甚密。朱佑杭的言行对于

朱厚熹的影响是很深刻的。好文崇道，郁郁寡欢，无不在朱厚熹的身上显现。

朱厚熹稍大以后，便经常随父母到玄妙观去焚香祈祷。由于有这个家庭背景，所以当他做了皇帝以后，便罢黜僧尼，独尊道教。其笃信程度不仅超过了他父亲，甚至在某些方面，还超过了历史上信仰佛教和道教最有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。

安陆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该地古属荆州地。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别邑，称郢郢。西汉设郢县，东汉废。南朝刘宋泰始六年（470年）分竟陵、云社地设县、名荏寿。西魏大统十七年（551年），改荏寿为长寿，置郢州，治长寿。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升郢州为安陆府，仍治长寿。明洪武七年（1376年），降府为安陆州，省长寿，并入州。该州位居湖北中部，东距武昌府（今湖北武汉市）436里，南离荆州府（今湖北江陵）252里。境内北有松林山、东依两木山（一名青泥山），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流过，林木茂密，山水秀丽。朱厚熹就是在这里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。

兴献王夫妇苦盼得子，对其宠爱呵护之情自是无以

复加。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厚熜年仅10岁的二姐善化长公主又病死，佑杭和蒋氏更是将所有的爱都倾集于这棵独苗身上。小厚熜果也聪明颖悟，异于一般儿童。5岁时，兴献王开始亲自教他背诗，用不了几遍，朱厚熜便可背诵。这使朱佑杭很兴奋，便给他讲述读书、写字的规矩和日常仪节，讲述民间的疾苦及耕作收获的艰难，小厚熜亦无不一一领会，牢记在心。这些对朱厚熜君临天下后的作为，都产生了影响。

兴献王娴静儒雅，厌弃一般亲王那种声色犬马的淫靡生活，教子读书，便成为其生活中的乐趣。他命在王府中为世子设置书馆，由讲官循序渐进地为厚熜讲学解礼。兴致高时，自己也亲上讲筵，向儿子阐讲经义。在习读《孝经》时，朱厚熜曾向父亲问历代帝王“至德要道”的旨要，兴献王为他详细解说孝为“德之本”的道理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”朱厚熜静听父王串讲孔圣之语，神色凝重，童稚未褪的面容上若有感悟，使其父心中暗暗称奇。

当时张邦奇任湖广提学副使，是一位极有古儒者之

风的督学官。他孜孜以求，提倡儒家精神和道德文章，努力使自己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。他常与诸生谈论历史和国家大事，每一交谈，必然是倾心相授，使学生能豁然开朗，故有“善教”之名。

兴献王闻知后，令朱厚熹去应试。张邦奇为人温厚素雅，有仁者胸襟。明朝律条禁皇族科考，似此类考试也非提学份内之事，张邦奇久闻兴献王贤名，不愿拂其意，便做为个例处理，命人在府学特设两案，自己居北，让兴世子朱厚熹居南，当面考试。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在考试未来的皇帝，只是宽厚本性使他待兴世子很礼遇。朱厚熹毫不怯场，挥笔成文，考在优等，同时也记住了张邦奇的名字。若干年后，朱厚熹早已入继大统，君临天下，还念念不忘张邦奇当日之事。

课业之余，朱佑杭还将“军民疾苦、稼穡艰难之事”谆谆开谕，对于当时朝中情势及臣之贤否也不时讲说，这就使少年朱厚熹对于正德朝廷的混乱情况有了一些了解。他虽然是个 10 多岁的孩子，但举止“凝重周旋中礼，俨然有人君之度。”

正当少年朱厚熹纵情享受着王世子温馨幸福的生活

时，突发的不幸降临了。其父兴王正值英年，体魄英伟，身体康健，谁料想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夏天的炎热，却使他中暑了。患病半月后即撒手而去，年仅44岁。这对13岁的朱厚熹来说，无异是五雷轰顶，悲痛欲绝，与其母蒋氏“日惟号泣苦痛，五内摧伤。”父亲英年早逝，一下子使朱厚熹长大了许多，开始与娇惯的少年时代告别。按照明朝制度，亲王去世，其世子要守孝三年，其间不得袭封王位。于是朱厚熹便以王世子的身份代理府事。史称朱厚熹使王府“皆有纪，府中肃清”，未免近于谰词，但他经受了锻炼，增长了才干，则是事实。

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朱厚熹之母蒋氏上奏朝廷，以“岁时庆贺，祭祀，嗣子以常服行礼非便”为由，请求允许朱厚熹提前袭封王位。武宗颁诏允之。于是朱厚熹就正式被封为兴王。这样，优裕清闲的亲王生活，就自然而然地将成为他一生的历程。然而，这种生活刚刚开始，王朝皇位的更迭，社会的动荡，就把他推上了渴望已久，但从不曾奢望其实现的发展道路。

朱厚熹出生之时，明王朝已经中衰。这种状况自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的。英宗朱祁镇九岁继位。他宠信宦官

王振，开明代宦官专权之先河。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政，曾铸三尺高的铁牌置宫门内，上刻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”的禁令。因此，洪武时期宦官数目不多，基本是在宫内，“供洒扫，给使令而已”。永乐时期，明成祖朱棣由于依靠宦官夺取了政权，就给予他们一定的权柄，使他们得以干预朝政。不过英宗正统以前，皇帝多上朝听政，一遇大事，还要亲临内阁会议，对宦官管束也较严。宦官权力还很有限。英宗继位之初，太皇太后张氏（即仁宗诚孝皇后张氏）委任“三杨”（即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和杨溥）等人主持政务，朝廷状况还较好。然而宦官王振也在逐渐抬头。他是蔚州人（今河北蔚县），读过书，当过教官。后获罪当谪戍边地，恰逢皇帝有旨“有子者许净身入内”，王振遂乘机自宫，并钻进皇宫，授官人书。他为人狡黠，又通文墨，得到明宣宗的信任，很快升为司礼监太监。朱祁镇幼冲继位，对曾侍奉他读书的王振非常倚信，称“先生”而不名。但在开始几年，王振慑于太皇太后张氏和“三杨”的威势，还不敢过于放肆。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，张太后病故。“三杨”中，杨士奇也于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病死，而杨荣则早在正统五年亡故，只剩下

杨溥一人在朝。但他年老多病,对朝政参与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,王振便开始横行起来。他排斥异己,陷害忠良,卖官鬻爵,收受贿赂。朝臣对此敢怒而不敢言。昏庸的明英宗只知享乐,对王振的专横奸险全然不察,反以为是忠诚。在朝政黑暗的情况下,发生了“土木之变”。当时蒙古族瓦剌部崛起,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宁。一些正直官员纷纷要求整顿军备,积极防御。但王振毫不理会,遂使局势日趋严重。正统十四年,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分四路骚扰内地。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动下,不听众臣的劝阻,冒然率军亲征,结果在土木堡(今河北怀来县西南)被瓦剌军打得大败。五十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,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。这次战役,明史上称为“土木之役”,它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。

土木之败后,明朝遇到严重的危机,幸亏有正直刚毅的于谦挺身而出,辅佐明景帝(英宗之弟),才挫败了也先对北京的进犯,使明朝转危为安。明英宗也得以从瓦剌营中放归。景泰八年(1457年),已做了太上皇的英宗通过“夺门之变”,从景帝手中夺回了皇位。但他不思改过,昏庸如前,又宠信宦官曹吉祥和佞臣石亨,残酷杀害抗敌



有功的于谦等人，使朝政又陷入纷乱之中。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，明英宗死后，明朝进入宪宗统治时期。他在位时期，出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宦官汪直。他在东厂之外，又建西厂，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疯狂的侦查和迫害。不少正直官员被罢斥，朝政愈加黑暗。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，宪宗病死。其子朱佑樘继位，是为孝宗。他是继太祖、成祖和仁宗、宣宗之后，又一位贤君。他任用贤臣，斥逐奸邪，提倡节俭，与民休息，朝政焕然一新，史称“弘治中兴”。但可惜的是，孝宗仅在位18年就死去了。他的15岁的独子朱厚照继位，改元正德，这就是明武宗。他与其父孝宗大相径庭，是有明以来一代最昏庸腐朽的皇帝。他宠信宦官，恣意游乐，将朝政搞得乌七八糟，明朝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和危机。

明武宗从小好逸乐。在他身边服侍的太监刘瑾，以及马永成、谷大用、魏彬、张永、邱橐、高凤、罗祥等八人就竭力引导明武宗游戏取乐，而武宗也乐此不疲，将政事抛之脑后。宫内玩腻了，又于宫外另建一座多层的宫殿，两厢设有密室，名为豹房。武宗与一班宦官、佞倖日夜在里面取乐。刘瑾见武宗完全沉湎于声色之中，便乘机窃取